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遼主爲皇都望氣臺有都御史纒湖北湖寧地有養氣觀觀氣至聖都則其綱條

宋紀六十九

起元默用教正月盡昭陽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五年

遼咸雍八年

春三月遼北部叛烏庫德呼勒

舊作烏古

敵烈部詳袞

舊作詳

耶律巢率師進討癸未遣使奏捷

遼主以戰多殺人飯僧於南京中京甲申遼主如魚兒

灤 己丑詔聽降羌歸國 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諂議

時政者收罪之 辛丑司天監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

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帝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謁告
詔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遼境自壬寅後昏

霧連日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仍募

民興水利 丙辰遼北南樞密院言無事可陳時耶律

伊遜舊作乙 今改用事羣臣俱畏之莫敢言其短唯后族與

之抗伊遜居常怏怏 壬戌遼主論討北部功以烏庫

德呼勒部詳袞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以都監蕭阿魯

岱舊作阿魯 今改爲烏庫德呼勒部詳袞加左監門衛上將

軍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爲宣徽

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爲樞密副使挺在

渭州籍禁兵悉過府不使有隱占建勸武堂輪諸將五日一教閱隊伍金鼓之法甚備儲勁卒千行閒遇用奇則別爲一隊出戰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時士兵有關詔募三千人挺奏士兵不必補當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士兵省費多矣從之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挺又括竝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養馬鎮戎軍壕外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覘賊往來開膏腴之地二千頃

募弓箭手三千耕守賜名熙寧砦謀告夏人數萬集胡
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
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
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爲亂
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進龍圖閣直學士挺自以有勞
久畱邊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帝聞而閔之故有是拜
戊辰遼以歲饑免武安州租稅賑恩蔚順惠等州民
三月甲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
也旣死乾德幼母黎氏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土國

事訃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兩
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
之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
眷禮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
老臣無以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癸卯遼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爲僧尼
受具足戒許之遼主崇佛教僧有拜司徒司空者故一

時習尚如此

攷異遼史道宗紀咸雍二年十二月僧守
志加守司徒六年十二月加圓釋法鈞二

僧竝守司空今京師歸義寺有遼碑言清寧七年始建
寺碑陰有守司徒沙門守臻檢校司空沙門智清是遼
僧多有受顯秩者遼史不能盡書也又續高僧傳云法
鈞至金臺遼主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繼

其道者曰裕窺賜榮祿大夫檢校太尉蓋當時重釋教如此今約書之

丙午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賒請相度立阻歲出息二分納還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三十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帝削去此條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聖政之

闕也自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

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及異陳璠論王

安石日錄所載熙寧中奏帝語多不實其言曰神考不
欲于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
順聖美不爲過也日錄但爲顯揚呂嘉問故不以御批
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
則兼并不能爲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
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
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
家所爲何以謂之入主李燾曰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
誣可乎紙鋪孫家之法相傾其誣帝明甚若紙鋪孫家之
固之條豈要欲設法相傾其誣帝明甚若紙鋪孫家之
語凌悖褻慢無復人
臣禮制而不錄可也

帝戒令撫綏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

縣耳帝不悅 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

試殿最法 王子遼賑義饒二州饑民丁巳遼主駐塔

里舍 己未括閒田 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

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優利與蕃人無

異乞下本道逐州縣并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邨百

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

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丁卯二股河成漢十

丈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

決口亦塞

攷異宋史作丁卯塞北京
決口今從長編連書之

己卯遼主清暑

特古里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爲通遠軍

攷異宋史作
安遠軍据元

豐九域志則安遠軍置於天禧時非熙寧中所置也今從長編作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

州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

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壬

午遼晉王耶律仁先卒遺命家人薄葬仁先自受知興宗卽著功績人望翕然歸之遼主初以定難故甚德之卒爲耶律伊遜所閒出之於外不竟其用時論惜之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包順爲西頭供奉官 辛卯王安

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帝與安石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

能用人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帝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帝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壬辰以趙尚寬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以勸天下 丙午太白晝見 行係馬法王安石始建此議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佞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

之于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馬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六月壬子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永興軍曾公亮以太傅致仕

甲寅遼賑易州貧民以次及於中京及興中府皆賑之
攷異遼史作己未賑中京甲子賑興中府今并書之又監本遼史誤作中興府今改正 癸亥詔

分經義論策爲四場以試進士 丙寅作京城門銅魚

符 甲戌遼以樞密副使耶律觀參知政事兼知南院

樞密使事時北府宰相楊績累表告歸遼主不許封爲

趙王 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乙亥詔於

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 丁丑高

麗遣使貢于遼 是月河湍北京夏津 秋七月己卯

遼以慶州斬文高八世同居命賜爵 壬午詔以權貨

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 辛卯詔在

京商稅院襍買務竝隸提舉市易務 丙申遼賑饒州
饑民丁酉遼主如黑嶺 壬寅以曾孝寬爲史館修撰
兼樞密都承旨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寬
始 編修三司敕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曰陛下固
以師臣待王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亟拜
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諭也又曰宰相代夫理物無
所不統當廢樞密府并歸中書今安石居宰輔之重朝
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密而不預臣恐陛下所以任安
石者益不專矣疏奏帝甚不悅它日謂安石曰逢原必
輕俊安石問何以知之帝曰見所上書并欲歸樞密院

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丁未
遊主以手書華嚴五頌出示羣臣 閏月庚戌遣中書
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
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
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惇察訪經
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
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
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
勘城砦比之內地矣 辛亥帝因河湓語輔臣曰聞京
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柰

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馮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以爲然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其語知南川縣新津張商英負氣倜儻豪視一世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惇檄至夔與惇相見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薦諸王安石得召對除光祿寺丞尋加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商

英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爲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諶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算終莫見其成也 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爲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凡蝗蝻爲害須捕盡乃得間奏今大名府祁保祁莫州順安保

定單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夫蝗蝻幾徧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必俟其撲盡方許上聞陛下卽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蒼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御批進奏院徧指揮諸路轉運安撫司今後有災傷令所在畫時奏聞王安石曰諸路安撫司有無隄合經制事又何暇管句奏災傷狀乎帝笑而不荅先是內批付安石問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但依魏繼宗元肇畫施行于是安石畱身白帝曰必有事實乞宣示帝曰聞權貨賣冰致民

賣雪都不售又問買梳朴卽梳朴貴買脂麻卽脂麻貴
又問立賞錢捕人不來市易司買賣者安石曰果爾則
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也臣素行陛下所知何緣有此
事帝曰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要須審察耳安石曰此
事皆有迹容臣相究勘會別有間奏 辛未遼主射熊

於殺羊山彰國軍節度使耶律普錫

舊作頗
的今改

謁於行宮

遼主問邊事普錫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
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爲宋所侵烽埃內移似非所宜遼
主然之拜普錫爲北面林牙 甲戌徙知青州趙抃爲
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時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選

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故以命抃召見之抃乞以優
宜從事卽日辭去既至蜀治益尚寬密爲經略而燕勞
閒暇如它日兵民晏然劔州民李孝忠聚眾二百餘人
私造符牒度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法吏以
意決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一問 八月甲申觀
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太常初謚曰文以
配韓愈常秩方兼太常與修相失乃言修有定策之功
請加以忠字實抑之也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遂至
於再三志氣自若治郡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或問爲
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

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
繁碎耳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
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爲
文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五代以來文體卑弱
至是一變而復於古修歿後數日詔求其所撰五代史
記後與官修五代史竝行 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
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
初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陳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關則
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耳
山踰竹牛嶺壓賊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使皆下馬

少息賊乘高下鬪軍小卻詔麾帳下兵擊之羌潰走焚

其廬帳洮西大震會瑪爾戩

舊作木
征今改

渡洮來援餘黨復

集詔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
爾戩首領噶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詔言措置洮河
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
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始增多
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
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自是詔進討輒肆欺誕
朝廷不與計財 壬辰以武勝城爲鎮洮軍 乙未詔
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己亥詔京西

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爲南路西京許孟陳汝蔡潁七州信陽軍爲北路 辛丑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唐垆爲湖州別駕初王安石喜垆令鄧紹舉爲御史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畱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帝令諭以它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聽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

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會布表裏
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
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
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
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
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
杞帝屢止之垆慷慨自若讀已再拜而退閣門糾其瀆
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
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 甲辰王韶破瑪爾
戩於鞏令城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帝患田賦不均詔

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
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
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
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
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
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
以其租額稅數爲限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
爲升緡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
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
倉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

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
帖有戶帖有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
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
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癸丑許宗室試換
文資 癸亥始御便殿句校諸軍武技 甲子遼主如
瀋絲淀 丁卯詔淮南分東西兩路揚亳宿楚海泰泗
滁真通十州爲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黃八州無爲軍
爲西路 權發遣延州趙禹奏梃括地萬五千九百餘
頃招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餘人騎圍作八指揮壬申
詔以禹爲吏部員外郎錫鉅絹三百匹兩 冬十月戊

寅知華州呂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
摧陷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詔賜陷沒之家錢有差

己丑遼參知政事耶律觀坐矯制營私第降爲庶人

死

王觀賜國姓故稱耶律觀而列傳仍作王觀豈削職後復其本姓邪今從本紀

癸巳回鶻貢

於遼 戊戌升鎮洮軍州以爲熙河洮岷四州及通遠

軍置熙河路除王詔龍圖閣直學士爲經略安撫使知

熙州然河洮岷猶未能復也減秦鳳囚罪一等 十一

月庚戌遼免祖州賦稅 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

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丙辰遼地大雪許民樵

采禁地 丁卯貶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監荆南稅

死

宋史本紀作張英蓋有脫字今從長編

時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樞密

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耳目之官無爲兩府所脅帝爲停其獄商英遂言樞密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任遠犯法十二事於是文彥博吳充蔡挺竝上印求去帝難之爲謫商英 壬申分陝西爲永興秦鳳兩路仍置六路經略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峒蠻蠻姓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陝二城

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戊辰遼以漢人行宮都部

署耶律仲禧爲樞密副使封韓國公以樞密副使柴德

滋參知政事出參知政事趙徽爲武定軍節度使擢漢

人行宮副部署大悲努爲都部署以同知南院樞密使

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商畢今改事以

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張孝傑爲北府宰相封陳國

公遼主稱孝傑勤幹數問以事漢人中貴幸無與比者

丙子赦亾命荆南溪峒者 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

遼以清寧節大赦 戊寅改溫成廟爲祠 壬午陳

升之起復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癸未雨土 乙未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是歲

河北大蝗 帝嘗言祖宗皆愛惜天地不肖橫費漢文
帝云朕爲天下守財耳王安石曰人主能以堯舜之政
澤其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
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厲風俗

六年

遼咸雍九年

春正月丁未遼主如鴛鴦濼 辛亥詔奉

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
以僖祖配先是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
議元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旣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
其本統其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際故

謂之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數既不可復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請以始祖爲僖祖之廟庶合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言太祖皇帝睿智神武兵不血刀坐靖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譏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述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

禘祫之日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以伸其尊由太祖而
下親近迭毀之主皆藏諸僖祖室禮官章衡等請以僖
祖爲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以固議問王安
石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
者蓋姜嫄禘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
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魯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以安
石論爲然詔依絳等議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
檢使劉維吉敗之 丙申永昌陵上宮東門火 王韶
復河州獲瑪爾戩妻子 壬寅韓絳自許州徙知大名
府 三月己酉詔增熙河死事將田瓊禮賓使錄其子

三人孫一人 庚戌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命
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
安石不可乃止 辛亥試明經諸科 丙辰司天監言
四月朔日當食九分詔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
一等流以下釋之 己未詔諸路學官竝委中書選京
官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
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奏名進士明
經諸科余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
百九十六人賜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
集費中常州人也

致異文獻通攷作余忠今
從宋史及咸淳毗陵志

丁卯宰

相上表請復膳不許 詔進士諸科竝試明法法官

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員從呂惠卿請也 庚午封李乾德爲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

當會雲陰不見宰臣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

從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會契丹國志作四月初日會今從宋史 乙亥以朝集院

爲律學置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

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

五事至三事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戊寅知桂

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過事止申經略司專委處置及

具以聞從之自王安石用事銳意開邊知邕州蕭注喜

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久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可計日以取韶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時起爲度支判官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貳 乙酉熙河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帝士氣自此益振帝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壬辰遼主如莊國崖甲午定齊徐等州保甲 戊戌裁定在京吏祿 己亥

文彥博罷市易司既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
國體斂民怨致華岳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
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
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
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
何利焉先是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
沮之又置審官西院以奪其權彥博內不平堅求補外
帝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至是求去益力遂
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是月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
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濬數尺宦官黃
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
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有大船
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
而濬或謂水濶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淺則齒
碍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
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
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

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見水師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問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憤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其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可善

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
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

癸卯朔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鋹以其地來降 戊申詔

興水利凡掘水磴礮確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

攷異

宋本紀繫八月
戊申今從長編 乙丑詔京東路察士人有行義者以

間 以濬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察訪司

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

奏三班僭職張吉甫爲上界句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爲

李璋指使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帝歎曰吉甫

雖小人陳義甚高賢于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

宣撫清臣從辟會絳被貶清臣圖自全多毀絳故帝薄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歷與舊歷比校疏密其浮漏渾儀今依新樣製造司天別測驗以問 己丑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爲州縣約此以爲貲升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遂以其法下諸路每歲二月終點檢栽及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者有罰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

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從之己亥置軍器監以呂惠卿判監事 是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淡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不獨以得罪爲憂而且以汙穢善政爲恥累遷至廣東轉運判官病作遂求知南康以歸至是卒敦頤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黃庭堅稱其骨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南

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使二子顥頤往與之遊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秋七月甲辰遼主獵於大熊山 乙巳詔

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爲額 戊申遼烏庫

德呼勒

舊作烏古敵烈今改

統軍言部殺其節度使以叛己酉遼

主命分部諸軍討之 甲寅以旱錄在京囚死罪以下降一等杖罪釋之 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戮之 乙丑分河北爲東西路大名開德河間三府滄

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清恩十一州德清保順永靜保安
保定五軍爲東路真定中山信德慶源四府相濬懷衛

洛漢磁祁保九州天威北平安肅永寧廣信順安六軍

爲西路

及異九域志云熙寧二年分
恐是傳寫之誤今從長編

丙寅夜西北有

聲如礮

遼南京奏歸義漢水不涸蝗飛入宋境餘爲

蜂所食

八月命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

兩浙水利帝謂王安石等曰此事必可行否安石曰括

乃土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妄舉帝曰事當審

計無如郊置安作中道而止爲害不細也丁丑括奏言

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

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利從之

甲申罷節州歲貢綿紬 甲午賜熙河涇原軍士特支

錢 丙申遼以樞密副使耶律仲禧爲南院樞密使

戊戌復比閩族黨之法 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

斂散法 癸卯遼主駐獨盧金 戊申詔興水利 辛

亥御崇政殿策武舉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

荅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

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軍右者

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試

焉 戊午岷州首領摩琳沁舊作本令以其城降初王

詔既復河州會降羌叛詔回軍擊之吐蕃瑪爾戩

舊作木征

今改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

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黨
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攻宕
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間先聲遂以城降詔入岷州
於是疊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
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詔已全師覆沒及奏捷帝大喜
進詔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戊辰收免行錢先是
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數

有貽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
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竝下襍買場務仍置
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
遂行之 冬十月遂主如陰山遂如西京旋命行幸之
地免其租稅 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
永晤舒光錕等各以其地歸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
驁難制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資褊宥無謀褻慢夷
獠爲懿州蠻所殺惇遂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遂平
駙馬都尉張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帝謂王安石曰
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亾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

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彼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通也 辛巳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安石回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疏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旨而已不敢獨當此賜帝又諭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乃受賜 甲申朝獻景靈宮 丙戌賑兩浙江淮饑 壬辰行折二錢 丁酉遣使瘞熙河戰骨 是月開直河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

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濶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也 知定州滕甫入覲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之狀甫在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遼師入寇邊民有逃者將吏大駭請卽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彼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於遼楊興公勞迎問甫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帝喜進甫禮部侍郎

使再任甫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
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
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
明識者韙其言 十一月癸丑太一宮成乙卯親祀太

一宮

甲子遼南院大王耶律哈哩濟

舊作合理只今改

致仕

哈哩濟嘗爲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衮明達勤恪懷
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哈哩濟發之未幾
卒 丙寅詔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 十二月辛未遼

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宜新爲中京留守以南院宣

徽使耶律薩喇

舊作撒喇今改

爲南院大王

壬辰高麗夏竝

道使貢於遼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遷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地方兼統糧餉提舉學士都尉景福集

宋紀七十

起開禧提攝提格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七年

遼咸雍
十年

春正月辛亥賞復岷洮等州功西京

左藏庫使桑湜等遷官有差 王子幸中太一宮宴從

臣 乙卯封皇子俊爲永國公 遼主如鴛鴦樂 甲

子熊本奏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本嘗通判戎州習

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邨豪爲嚮導耳乃以計致

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
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
王宣等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
柯陰窘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
之官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求內附本還帝勞之
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
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西南用兵自此
始 二月辛未發常平米賑河陽饑民 癸未詔三司
歲會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 遼以平州民初復業
蠲其租賦戊子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貢於遼 庚寅詔國子監

許寶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詔以鄆州左司

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爲諸路教授國子監言濤等

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宐結

果莊

舊作鬼
章今改

戰於踏白城敗死賊遂圍河州 廢遼州

三月壬寅瑪爾戩

舊作木
征今改

寇岷州時王韶入朝景思

立旣敗死瑪爾戩勢復熾遂圍岷州總管高遵裕遣包

順等擊走之 癸卯以旱避正殿減膳 乙巳詔役錢

每千納頭子五文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竝

用此錢不足卽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

以去官赦原先是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

汙吏乘之以爲姦至是始悉禁焉 丙午遣使奉行諸

路募武士赴熙河 庚戌詔熙河死事者家給錢有差

令諸路監司察畱獄 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

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陪累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

財貨爲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

從之 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

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 癸丑帝問王安石納

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

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無

愧於堯舜至于難壬人疾讒說卽與堯舜實異帝曰士

大夫言不佞者甚眾安石曰士大夫或不使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帝又患置官多費安石曰勅置官司所以省費也帝曰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欲足用必先理財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廬布之類甚眾闕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闕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

已 丙辰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
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
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
議之其雄州外羅城修已十三年竝非柵築且非近事
北朝既不欲更不令續修白溝館驛亦須遣官檢視如
有柵置樓櫓箭窻等竝令毀拆屯戍兵亦令撤回國書
云倘事由夙咎固難徇情誠界有侵踰何恠改正遂遣
太常少卿劉忱祕書丞呂大忠如遼 甲子詔司農寺
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減
直出糶 遼主如特古里舊作拖
古今改以耶律巢爲北院大

王 翰林學士韓維對延和殿帝曰天久不雨朕夙夜
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
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
以開壅閉帝感悟卽命維草詔行之乙丑詔曰朕涉道
日淺闇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
早曠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
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於理與訟獄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
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與何嘉

氣之不久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竝許實封直言朝政
闕失朕將親覽攷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
心交儆成朕志焉詔出人情大悅 夏四月辛未遘以
奚人達嚕三世同居賜官旌之 自去歲秋七月不雨
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
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今旱暵雖久但當修
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
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
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
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間也初光州司法參軍福

清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
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
進俠以未嘗習法辭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
易數事與邇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
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
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雋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
又欲辟爲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
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
持論無非以官齎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
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

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人以為苦雖負水拾髮
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
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
其事未幾詔小夫負販者免征商之重者日損其七它
皆無所行至是大旱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
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麵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相
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
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為圖具疏詣閣門不納遂稱密急
發馬遞上之鉞臺司其略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
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

隨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知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
乏取有司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
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
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
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
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
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
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案安上門逐
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于
千萬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
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癸
酉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
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
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
是日果雨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且責
之皆再拜謝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
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
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
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

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河州之被圍也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也乃直趨定羌城乙亥破四蕃結河川族斲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瑪爾戩知有援拔柵去初景思立覆軍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議者欲棄河湟帝數遣中使戒韶持重勿出及是捷聞乃大喜賜詔嘉之 丙子御殿復膳求言

詔下判西京御史臺司馬光讀之咸泣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曰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練係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狷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它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知青州滕甫言新法之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優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已卯以

高遵裕爲岷州團練使 甲申詔邊兵死事無子孫者
廩其親屬終身 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
城後焚賊八千帳斬首七十餘級瑪爾戩窮蹙乙酉率
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是日雨雹 丙戌王安石
罷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韓絳復同平章事翰林
學士呂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秉政五年
夏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儗慧巧佞超進用
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
宮太皇太后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
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

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求去位帝再四慰留欲處以師傅之官安石不可願得僇郡乃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匿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

法善神 以南江蠻懿州地置沅州 已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爲法令已行之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爲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而澆治之時呂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佞以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白帝降此詔申明之 壬辰帝與執政論免行錢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使百姓出錢輕于往日卽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爲言者此實除去牙前陪費羨弊且天下貢物所以奉一人者朕已悉罷羣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爲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愛民

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優者行之有不優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初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以進 丁酉詔王韶發瑪爾戩及其家赴闕進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初韶入朝加資政殿學士至是又加觀文殿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 遼遣樞密副使蕭素等議疆界于代州境上初劉忱呂大忠既奉使而大忠遭父喪有詔起復知代州忱對優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遼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

出疆帝手敕曰遼理屈則忿御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
詔至是與素等會於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卻之乃
移次于長城北改西上閭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
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
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

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及異契丹國志云是年九月

宋遣劉忱呂大忠與共議于代州忱行視分水嶺在此

時案宋史神宗紀是年二月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命劉

忱議之四月遼使蕭禧疆界于代州境上東都事略

附錄及呂大忠傳是年遼使再來皆蕭禧無蕭素素乃

以四月與忱大忠議于代州境上未嘗來聘也事略神

宗紀云四月遼遣蕭素梁穎來而不言議疆界于境上

契丹國志載境上之議又不夏而在秋蓋以四月蕭

素之議與九月蕭禧之聘銘認爲一人一事也宋史于

神宗紀九月不書蕭禧復來偶失之耳觀下文十月詔
韓琦等條代北事宜而事略附錄載是詔亦在蕭禧再
來之後則來在九月從可知也又案宋史呂大忠傳蕭
禧復來神宗但召執政于劉忱及大忠議而無遣往代
北之事東都事略亦同是知忱行視分水嶺當在
四五月間弊丹國志以爲九月非也故附見于此

五

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早既太甚
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應天之實恐不足
以塞天變伏望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
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
敢言者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爲富國彊兵之
事則有禁暴豐財之式欲爲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
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帝以師中敢肆誕說

輒求大用賁授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師中素爲王安石所惡至是呂惠卿附安石意請出師中疏付外因摘其語激帝怒遂廢斥之 壬寅雨雹癸卯又雨雹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已罷詩賦所試事業卽與制科無異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已而祕閣考試所言應制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至是呂惠卿執政復言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丙辰以館閣校勘呂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竝爲崇政殿說書升卿惠卿弟也素無學術每進講多舍經而談財穀利害帝時

問以經義升鄉不能對輒曰季長從旁代對帝問難甚苦季長辭屢詘帝問從誰受此義曰受之王安石帝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爲以爲必累安石雱等甚惡之故不甚進用

壬戌國子監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朝集院爲律學外屋尙百餘閒乞盡充學舍從之爲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乙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

丙寅遼主以久旱命錄囚

是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竝罷初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力辨至詆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

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辨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以奏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攷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其事帝欲聽之安石持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

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閒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取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惠卿執政遂治前獄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淺廣令布送中書至是詔章惇曾孝寬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竝落職布出知饒州嘉問出知常州 六月

戊辰遼主親出題試進士旋放進士劉霄等如額王申
遼主命臣庶皆得直言得失丙子遼主御永安殿策賢
良 丁亥廣州鳳凰見 以瑪爾戩爲榮州團練使賜
姓名趙思忠 辛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浮漏於翰
林天文院安置初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一無所
知乃以太子中允沈括提舉司天監始製渾儀景表五
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士太史占書襍用士人
分方技科爲五至是渾儀浮漏成括與秋官正皇甫愈
等各賜銀絹有差 詔監安上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
始朝廷以俠爲狂置而不問及呂惠卿執政命下之日

京師大風雨土翳席踰寸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
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
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疏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凡
五千言且曰安石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扳援以遂
前非不復爲宗社計管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
戮人以爲賊本尙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惠卿大怒白
帝重責之 帝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畱意則
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并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
下三千餘人除二節度支及儉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

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秋七月癸卯羣臣五上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丙辰遼主如秋山遼俗君臣尙獵而遼主尤善騎射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蕭后素慕唐徐賢妃之爲人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

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
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
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遼主雖嘉納而心頗
厭遠以後遂稀得見 遼有女子耶律常格舊作常哥今改太

師迪嚙

舊作敵魯今改

之妹也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

苟作嘗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
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
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彊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
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
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

勿飾上木勿事遘鄙妄費其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
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
之業制諸邦彊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
朝廷所言多切時弊遼主雖善之而不能用時樞密使
耶律伊遜方攬權聞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同文伊遜
知其諷已銜之。癸亥以米十五萬石賑河北西路災
傷。是日遼主謁慶陵。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司農寺
言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
和卿計辦手實法請行之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
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

錢一非用器倉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初惠卿勅是法猶令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由是益困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人未喻朝廷意相擾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不可禁欲盡

實私井而運解鹽以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肖括
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對曰知之帝曰何如括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
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
李靖偏箱鹿角以禽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兵
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便捷今民間輜車重大椎
樸以牛輓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
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閒不可用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
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賣則
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官售此亦省

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我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知遼鹽又何如止絕若更須列候加警則恐得不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君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敢以爲非也括自太子中允擢知制誥纔三月至是察訪河西路所陳凡三十一事詔皆可之 癸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閣門儀注 九月有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今分爲兩路必至闕事于是詔兩浙仍合爲一路 庚戌遼主如東京謁二儀五鸞殿 壬子三司火自

已至戍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
宋迪爲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
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角
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迪奪官絳罷以章惇代
之詔詣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癸丑置三十七將京畿七河北十七京東十京西三從
蔡挺請也 知大名府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
十邨戶至萬七千少者九邨戶至四千六百願調租稅
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
昉以憂死 都水監丞劉瑄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

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
幾于不流雖二股淡快而蒲泊以東下至四界首退出
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率同河頭將復成水患
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漲水
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種耕而博
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
代北疆議論時不決遼復遣蕭禧來言甲寅詔樞密
院議邊防 癸亥遼主祠木葉山 冬十月丁卯遼主
駐蒲絲淀 壬申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
詔曰通好北敵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

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敵情
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
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
爲恤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
之本必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鞭笞四夷復唐故
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怒于畝畝商
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爲陛下

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邊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遼人報聘彼籍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

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備邊使職
勝守固而已公亮言嘉祐閒夏國妄認同家堡爲界延
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
遊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毋令倒
持帝召劉忱呂大忠與執政議之將從其請大忠曰彼
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
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不與執政知不可
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 丁丑遼命有司頒行
史記漢書 遼以知薊州事耶律庶箴善屬文遷都林
牙庶箴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勗業以來法制修

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

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

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遼主以舊制

不可遽釐不聽攷異遼史外戚表云契丹外戚其先曰

流律氏述律本同鶻孺思之後大同年太宗自汴將

還畱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

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二族皆爲蕭姓又志部

族云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

王室韋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葛朮

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

是遼雖祗分兩姓而各有部族可攷元許衡

遺書謂遼主姓劉遼史契丹國志俱不載 戊寅詔

浙西路提舉司出米賑常潤州饑 韓絳請選官置司

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
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
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
言庚辰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范純仁自和州
徙知邢州未至詔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純仁過闕
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卿隨
侍既久兵法必精過事必熟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說
誤帝者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法先臣守邊時臣尙幼
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
愛養百姓臣策疲駑不敢辭若使開拓封疆侵攘邊境

非臣所長願別擇才帥帝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肖爲
朕悉心耳遂行十一月戊午高麗貢於遼己未冬
至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太祖配呂惠卿得君怙權慮
王安石復進乃援郊祀赦例薦安石爲節度使方進劄
帝察知其情遽問曰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
卿無以對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
員丁卯文武官加恩以知慶州王韶爲樞密副使
辛巳遼詔改明年元曰太康大赦往時高麗人貢
皆自登州是歲遣其臣金良鑑來言乞改塗由明州詣
闕從之消井長寧夷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阿庫納

舊作烏古納今改

卒女直本女真

遜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生烏魯烏

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生石魯石魯生阿庫納阿

庫納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佛寧

舊作蒲新今改

部節度使巴

哩美

舊作拔乙門今改

叛遼將致討阿庫納恐遼兵深入得其

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遜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

先走險非歲月可平從之阿庫納因襲而禽之以獻遼

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

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

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

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

勒

舊作謝野
勒韋今改

復叛遼阿庫納伐之舍音敗走阿庫納將

見邊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

舊作來
流今改

水疾作而

死於是和里布

舊作勃里
鉢今改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